



琴台客聚

潘國森

保不致虧本！

2020年東京奧運會（實際延遲到

2021年舉行）就吃了個啞吧虧。而

2026年大英國協運動會（Common-

wealth Games，俗稱：英聯邦運動會）

的原承辦方澳洲的維多利亞州

寧順達約賠款，也要放棄主辦。迄今

未有「國協」成員表示願意接

手，故此這個曾經為世重視的體育

盛事有全面停辦之虞。這可是給新

任英王查爾斯三世的一份令人難堪

的「禮物」！可「國協」的「精神

領袖」，卻沒有「包底」的經濟實

力。

剛圓滿閉幕的「2023年成都世界

大學生運動會」（全稱是：國際大

學體育總會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FISU World University Games，簡

稱：世大運）則是另一次「中國模

式」的完美示範！在顯示出中國

的人力物力財力、組織力和執行力。

「世大運」算不上是最頂尖運動健

兒的較量場所，不過常是二線運動

員或一線接班人的鍛煉場所。過去

多屆成績都鮮有一枝獨秀，金牌榜

首多數由主辦國佔先，通常獲得一

至兩成的金牌。今回中國體育健兒

卻勇奪269金中的103金，達總數

38%之多，還有40銀35銅。

傳統運動強國美國只得可憐兮兮

的1金9銀13銅，比起我們中國香港

的4金1銀7銅也有不如。不過美國

美國人再改獎牌榜

踏入二十一世紀，國際體壇普遍認同大型綜合性運動會，只有交給中國主辦才可

這9枚銀牌可能僅僅與金牌擦身而過，如果得到幸運女神的眷顧，或許金牌數會勝過我們呢！

本欄過去介紹過，筆者觀看2016年巴西里約奧運，見到中國女泳手傅園慧得了背泳銅牌，卻是滿臉堆歡而絲毫沒有什麼難過。那時筆者就認為從此以後中國不再需要運動場上的成績來提升國家自信、民族自信。

2023年世界游泳錦標賽（World Aquatics Championships，簡稱：世錦賽）在日本福岡閉幕，中國代表團首次在獎牌榜奪魁！中國得20金8銀12銅，共40獎牌；澳洲15金9銀6銅，共30居次；美國7金22銀15銅，共44排第三。上次2022匈牙利布達佩斯一會，美國得18金14銀17銅，僅勝中國的18金2銀8銅。

這回美國又再「輪唔起」了！他們不單止重施故伎，改以總獎牌數排名，代替行之已久的先金後銀後銅的傳統排法。此外，他們還發明了只算游泳項目的假主意！原來「世錦賽」向來以游泳為主，總數70多枚金牌，超過40枚來自游泳項目。中國在跳水項目長期壟斷，今年在游泳項目大有斬獲，金牌總數就拋離澳美兩強。

美國體育界之厚顏改動獎牌榜排列規矩，第一回已是2008年北京奧運了。當年中國以48金22銀30銅，共100面居首，美國36金39銀37銅，共112應該居次。為了奪取不應得的「獎牌榜冠軍」，只好改為不分金銀銅而算總牌數了。



琴台客聚

余似心

日久訓練的一雙眼睛，對遇上的人都分外敏感，尤其是臉部輪廓線條特別的，眼睛已經即時依循他或她的鼻、眼、嘴或臉在繪繪畫畫，腦袋像電腦的記憶體，即時記下來……這或許是愛好畫畫者的生活樂趣。

這嗜好有時也讓自己成了挑剔的麻煩者，心內不期然在評價周遭人

所用的色彩，當然這也是自我的內心遊戲，不宜諸於口。就像染髮，新一代染髮的用色愈來愈大膽，我見過有紫色的、橙色的、紅色的……都很好看，人生嘛，就應該多點色彩，這些鮮艷的顏色，與青春的面孔襯托起來，更有朝氣。

我覺得中國人的臉部輪廓最不相襯的髮色是金色，這是與我

從染髮看色彩學

在各類繪畫素材中，我最喜歡畫人像，尤其是油畫。經

們的黃皮膚最接近的顏色，而中國人的五官線條，相對原本是金髮的西方民族較細緻偏平，不像他們般有大眼睛高鼻子起棱角的嘴唇。頭髮就像臉部的背景顏色，愈深的背景，愈能襯托起五官，使之更為突出。上天對中國人很厚愛，賜予我們烏黑的頭髮，讓我們細膩的五官更顯優美。這就像一幅傳統用上深褐色或黑色背景的油畫，為什麼古典派的人像畫都愛用深色背景？因為這可以顯示出畫中人物的肌膚分外粉潤通透，五官與表情會較為突出。因為在視覺上，把臉部以外的其他地方都暗下去，便讓人集中注意了臉部。大家可以做個小實驗，戴上深色的頭巾和金色近似膚色的頭巾，看哪種顏色會顯得自己漂亮一些。

世界著名的人物油畫蒙娜麗莎也有一頭深褐色的頭髮，穿上深色的袍子，她的笑容凸顯了。若改為金髮淺色袍的她，肯定不是這番味道了！



◆蒙娜麗莎也擁有一頭深色的頭髮。作者供圖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每年的「七夕」，都是個「有眼睇」的日子。比如，今年這天，香港媒體報道說：「200位女性身穿華服向織女祈求美好姻緣。」隨文照中，一大片身穿淡粉淡綠淡紫色古裝的女士集體列陣跪拜叩首，確實虔誠得很。內地也同樣熱鬧，年年都是「中國情人節」的概念拉滿，從社區到商家再到個人朋友圈，都主打一個「浪漫」。甚至很多地方每年的這一天都要做上一單「×××對新人喜領證」的新聞……但，就只能說無知者無畏吧。因為七夕，它根本就不是個情人節啊——不僅不是，情人們最好還應該避一避。

新華社就曾採訪民俗專家探究「七夕」的由來。專家明確表示，傳統的「七夕節」與情人節沒有任何關係。「七夕」起源於漢代，是年輕女性最重視的節日，每年這天晚上，女子們都要穿針引線，再擺好瓜果貢品，以「祈求自己可以如天上仙女一般心靈手巧」——主要體現在做一手好針線活兒。也所以，這套儀式被稱為「穿針乞巧」，這一天，也就是「七夕」，則被稱為「乞巧節」。目前，受中華文化影響頗深的日韓，仍然也都過「七夕」，且內容均保留了「乞巧」的概念，和「情人節」並沒半毛錢關係。

中國當代把七夕打造為「中國情人節」的主要依據是「牛郎織女」的傳說。但這件事乍聽有理，稍微一琢磨就會「覺得哪裏不對勁」——牛郎織女一年只能一會，短暫的謀面意味着新一輪漫長的痛苦，對情侶來說，這種寓意真的合適嗎？

關於這點，倒真的不是亂說，早從《詩經》開始，中國古代多部著作裏都曾提到「織女星」和「牽牛星」的意向，且大部分是聚焦在他們幾乎永遠隔銀河而相望，永遠頻繁移動互相追逐卻又永遠追不上的標誌性狀態。比如1975年底時，湖北曾出土了一批秦代竹簡，當中刻有「戊申、己酉，牽牛以取織女，而不果」的字樣，說明打戰國起，人們就知道牛郎（牽牛星）織女是一對兒，但結果卻不怎麼樣。也因此，中國古代其實是認為七夕不宜婚嫁的，比如秦代古書《日書》就記載：「七夕娶妻忌日。」

明明是好端端的「乞巧節」，硬生生被說成「情人節」；明明不是什麼好寓意，卻偏偏忽悠情侶去大肆慶祝，箇中原因無非是商家牟利。「針頭線腦」的乞巧能有什麼油水？利潤最高的玩法永遠是男人表忠心的禮物和女人尋安全的儀式。也因此，何止是七夕，聖誕節、也「女神節」、白色情人節、618、雙11甚至是萬聖節，都沒差，都是情人節。

忽然在想，眾多「被誤解的節日」中，最諷刺的大概應該是三八婦女節——本來是一個以「女性地位提升」和「平權」為內容的思想先進的節日，現在卻被包裝成「女神節」而極盡物化女性之能事。妙啊。

信而有征

劉征

設若一個人從不出國，翻譯就成了他了解外部世界最輕便的方法。但翻譯的好壞可不像讀者想像的那樣容易。就以張愛玲來說，她自己寫小說，也翻譯了《老人與海》，她還有一本《雷峰塔》是英文寫就的，被台大中文系的趙丕慧譯成中文。兩個譯本，一個有張愛玲的文筆，一個是張愛玲的故事，可卻不見得好。

先說張愛玲的中文字，自然游刃有餘。就像一個錦繡，不僅僅華麗，還有擺放這錦繡的屋子，暗沉着燈光，屋內無人，僅有一盞餘香裊裊上浮，撞到屋頂再施施然的彈回來，形成一個婉轉的彎。大致上算得上慢且朦朧，蘊含着一股子不急不徐的氣韻，那是張愛玲脫不去的舊閨閣女子的樣貌，雖說做出了現代人的諸般情態，畢竟脫不去一種出身，像是累人的影子。

因而，她的譯著也潤澤妥貼，整篇都像一部完整成熟的原作。就像張愛玲自己說的，《老人與海》是她最心愛的名著，她既然愛它，不好好的把它在自己心目中的樣子表達出來，那簡直對不起這份愛。然而，這譯著固然比絕大

多數譯著都要順暢，不過卻似乎蒼白了點。海明威的那一份簡練的英文表達當中蘊含着一種質樸，還連帶着他那作為剛毅男子不慣修飾的作風也藏於字句之間。張愛玲的翻譯固然已經很好，表達了一份簡練，可就是沒有原著中由重音帶來的力度。

至於說到張愛玲的小說，倘若有機會被旁人翻譯又是怎樣的情境呢？恰如趙丕慧翻譯的《雷峰塔》，那是讀過的，不過不大看得進。一開始就不行，我那筆硯固然效仿了張愛玲（儘管譯者不承認），可缺乏了一種氣定神閒，像是要將每個句子都落到實處。我想每個譯者最難的就是抓住一個準確的意思，一旦想要把一切都落在實處，就離開了文學之美。《雷峰塔》這個譯本就是這樣，句句都暗示着一個短短的句號，每句話都要交代一個完整的意思。整體上就不再那麼令人期待，瑣碎得像木屑。

無論如何，一個美好的文字創作者，在翻譯了旁人的書，又被旁人翻譯了自己的書，你會發現只有她自己用了自己最擅長的語言，寫出她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才算得上最優秀的作

品。從旁人處借鑒來的，即便原作如何好，他如何喜歡，沒有融會貫通到自身，總是彆扭而欠缺神韻的。就像《雷峰塔》，明明受了張愛玲中文小說的影響，依然無法達到她的境界。

這倒不是說不能夠翻譯，因為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去看《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譯本，印象很深刻並被徹底打動的是一條叫做卡列寧的狗的死亡，這情感是在情節推演和積累當中慢慢集聚起來的，到了結局就自然成就了一種高潮。這類作品往往細膩入微，能夠深入到一個人內心的自然變化，或重於個人命運的自然起伏。當然，還有一類，也很精彩。類似毛姆那種依靠懸念、傳奇和故事性取勝的寫法。他的作品，有一個個清晰的故事，經由書中人的各種轉述，顯得極其簡單易於理解。至於第三類，該當是《存在與時間》這類哲學書，譯好的標準是準確呈現嚴密的邏輯。

這樣說起來，翻譯想要有好的效果，只以個人的感受來說，原書要麼符合人性，要麼富於智慧，要麼有一個離奇而簡單的故事框架。它們分別帶給人感動、理性和明快，一旦如此，異國他鄉的差異感就算不得什麼障礙了。

話說翻譯

品。從旁人處借鑒來的，即便原作如何好，他如何喜歡，沒有融會貫通到自身，總是彆扭而欠缺神韻的。就像《雷峰塔》，明明受了張愛玲中文小說的影響，依然無法達到她的境界。

這倒不是說不能夠翻譯，因為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去看《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譯本，印象很深刻並被徹底打動的是一條叫做卡列寧的狗的死亡，這情感是在情節推演和積累當中慢慢集聚起來的，到了結局就自然成就了一種高潮。這類作品往往細膩入微，能夠深入到一個人內心的自然變化，或重於個人命運的自然起伏。當然，還有一類，也很精彩。類似毛姆那種依靠懸念、傳奇和故事性取勝的寫法。他的作品，有一個個清晰的故事，經由書中人的各種轉述，顯得極其簡單易於理解。至於第三類，該當是《存在與時間》這類哲學書，譯好的標準是準確呈現嚴密的邏輯。

這樣說起來，翻譯想要有好的效果，只以個人的感受來說，原書要麼符合人性，要麼富於智慧，要麼有一個離奇而簡單的故事框架。它們分別帶給人感動、理性和明快，一旦如此，異國他鄉的差異感就算不得什麼障礙了。

話說翻譯

品。從旁人處借鑒來的，即便原作如何好，他如何喜歡，沒有融會貫通到自身，總是彆扭而欠缺神韻的。就像《雷峰塔》，明明受了張愛玲中文小說的影響，依然無法達到她的境界。

這倒不是說不能夠翻譯，因為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去看《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譯本，印象很深刻並被徹底打動的是一條叫做卡列寧的狗的死亡，這情感是在情節推演和積累當中慢慢集聚起來的，到了結局就自然成就了一種高潮。這類作品往往細膩入微，能夠深入到一個人內心的自然變化，或重於個人命運的自然起伏。當然，還有一類，也很精彩。類似毛姆那種依靠懸念、傳奇和故事性取勝的寫法。他的作品，有一個個清晰的故事，經由書中人的各種轉述，顯得極其簡單易於理解。至於第三類，該當是《存在與時間》這類哲學書，譯好的標準是準確呈現嚴密的邏輯。

這樣說起來，翻譯想要有好的效果，只以個人的感受來說，原書要麼符合人性，要麼富於智慧，要麼有一個離奇而簡單的故事框架。它們分別帶給人感動、理性和明快，一旦如此，異國他鄉的差異感就算不得什麼障礙了。

話說翻譯

品。從旁人處借鑒來的，即便原作如何好，他如何喜歡，沒有融會貫通到自身，總是彆扭而欠缺神韻的。就像《雷峰塔》，明明受了張愛玲中文小說的影響，依然無法達到她的境界。

這倒不是說不能夠翻譯，因為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去看《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譯本，印象很深刻並被徹底打動的是一條叫做卡列寧的狗的死亡，這情感是在情節推演和積累當中慢慢集聚起來的，到了結局就自然成就了一種高潮。這類作品往往細膩入微，能夠深入到一個人內心的自然變化，或重於個人命運的自然起伏。當然，還有一類，也很精彩。類似毛姆那種依靠懸念、傳奇和故事性取勝的寫法。他的作品，有一個個清晰的故事，經由書中人的各種轉述，顯得極其簡單易於理解。至於第三類，該當是《存在與時間》這類哲學書，譯好的標準是準確呈現嚴密的邏輯。

這樣說起來，翻譯想要有好的效果，只以個人的感受來說，原書要麼符合人性，要麼富於智慧，要麼有一個離奇而簡單的故事框架。它們分別帶給人感動、理性和明快，一旦如此，異國他鄉的差異感就算不得什麼障礙了。

話說翻譯

品。從旁人處借鑒來的，即便原作如何好，他如何喜歡，沒有融會貫通到自身，總是彆扭而欠缺神韻的。就像《雷峰塔》，明明受了張愛玲中文小說的影響，依然無法達到她的境界。

這倒不是說不能夠翻譯，因為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去看《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譯本，印象很深刻並被徹底打動的是一條叫做卡列寧的狗的死亡，這情感是在情節推演和積累當中慢慢集聚起來的，到了結局就自然成就了一種高潮。這類作品往往細膩入微，能夠深入到一個人內心的自然變化，或重於個人命運的自然起伏。當然，還有一類，也很精彩。類似毛姆那種依靠懸念、傳奇和故事性取勝的寫法。他的作品，有一個個清晰的故事，經由書中人的各種轉述，顯得極其簡單易於理解。至於第三類，該當是《存在與時間》這類哲學書，譯好的標準是準確呈現嚴密的邏輯。

這樣說起來，翻譯想要有好的效果，只以個人的感受來說，原書要麼符合人性，要麼富於智慧，要麼有一個離奇而簡單的故事框架。它們分別帶給人感動、理性和明快，一旦如此，異國他鄉的差異感就算不得什麼障礙了。

話說翻譯

品。從旁人處借鑒來的，即便原作如何好，他如何喜歡，沒有融會貫通到自身，總是彆扭而欠缺神韻的。就像《雷峰塔》，明明受了張愛玲中文小說的影響，依然無法達到她的境界。

這倒不是說不能夠翻譯，因為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去看《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譯本，印象很深刻並被徹底打動的是一條叫做卡列寧的狗的死亡，這情感是在情節推演和積累當中慢慢集聚起來的，到了結局就自然成就了一種高潮。這類作品往往細膩入微，能夠深入到一個人內心的自然變化，或重於個人命運的自然起伏。當然，還有一類，也很精彩。類似毛姆那種依靠懸念、傳奇和故事性取勝的寫法。他的作品，有一個個清晰的故事，經由書中人的各種轉述，顯得極其簡單易於理解。至於第三類，該當是《存在與時間》這類哲學書，譯好的標準是準確呈現嚴密的邏輯。

這樣說起來，翻譯想要有好的效果，只以個人的感受來說，原書要麼符合人性，要麼富於智慧，要麼有一個離奇而簡單的故事框架。它們分別帶給人感動、理性和明快，一旦如此，異國他鄉的差異感就算不得什麼障礙了。

話說翻譯

品。從旁人處借鑒來的，即便原作如何好，他如何喜歡，沒有融會貫通到自身，總是彆扭而欠缺神韻的。就像《雷峰塔》，明明受了張愛玲中文小說的影響，依然無法達到她的境界。

這倒不是說不能夠翻譯，因為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去看《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譯本，印象很深刻並被徹底打動的是一條叫做卡列寧的狗的死亡，這情感是在情節推演和積累當中慢慢集聚起來的，到了結局就自然成就了一種高潮。這類作品往往細膩入微，能夠深入到一個人內心的自然變化，或重於個人命運的自然起伏。當然，還有一類，也很精彩。類似毛姆那種依靠懸念、傳奇和故事性取勝的寫法。他的作品，有一個個清晰的故事，經由書中人的各種轉述，顯得極其簡單易於理解。至於第三類，該當是《存在與時間》這類哲學書，譯好的標準是準確呈現嚴密的邏輯。

這樣說起來，翻譯想要有好的效果，只以個人的感受來說，原書要麼符合人性，要麼富於智慧，要麼有一個離奇而簡單的故事框架。它們分別帶給人感動、理性和明快，一旦如此，異國他鄉的差異感就算不得什麼障礙了。

話說翻譯

品。從旁人處借鑒來的，即便原作如何好，他如何喜歡，沒有融會貫通到自身，總是彆扭而欠缺神韻的。就像《雷峰塔》，明明受了張愛玲中文小說的影響，依然無法達到她的境界。

這倒不是說不能夠翻譯，因為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去看《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譯本，印象很深刻並被徹底打動的是一條叫做卡列寧的狗的死亡，這情感是在情節推演和積累當中慢慢集聚起來的，到了結局就自然成就了一種高潮。這類作品往往細膩入微，能夠深入到一個人內心的自然變化，或重於個人命運的自然起伏。當然，還有一類，也很精彩。類似毛姆那種依靠懸念、傳奇和故事性取勝的寫法。他的作品，有一個個清晰的故事，經由書中人的各種轉述，顯得極其簡單易於理解。至於第三類，該當是《存在與時間》這類哲學書，譯好的標準是準確呈現嚴密的邏輯。

這樣說起來，翻譯想要有好的效果，只以個人的感受來說，原書要麼符合人性，要麼富於智慧，要麼有一個離奇而簡單的故事框架。它們分別帶給人感動、理性和明快，一旦如此，異國他鄉的差異感就算不得什麼障礙了。

話說翻譯

品。從旁人處借鑒來的，即便原作如何好，他如何喜歡，沒有融會貫通到自身，總是彆扭而欠缺神韻的。就像《雷峰塔》，明明受了張愛玲中文小說的影響，依然無法達到她的境界。

這倒不是說不能夠翻譯，因為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去看《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譯本，印象很深刻並被徹底打動的是一條叫做卡列寧的狗的死亡，這情感是在情節推演和積累當中慢慢集聚起來的，到了結局就自然成就了一種高潮。這類作品往往細膩入微，能夠深入到一個人內心的自然變化，或重於個人命運的自然起伏。當然，還有一類，也很精彩。類似毛姆那種依靠懸念、傳奇和故事性取勝的寫法。他的作品，有一個個清晰的故事，經由書中人的各種轉述，顯得極其簡單易於理解。至於第三類，該當是《存在與時間》這類哲學書，譯好的標準是準確呈現嚴密的邏輯。

這樣說起來，翻譯想要有好的效果，只以個人的感受來說，原書要麼符合人性，要麼富於智慧，要麼有一個離奇而簡單的故事框架。它們分別帶給人感動、理性和明快，一旦如此，異國他鄉的差異感就算不得什麼障礙了。

話說翻譯

品。從旁人處借鑒來的，即便原作如何好，他如何喜歡，沒有融會貫通到自身，總是彆扭而欠缺神韻的。就像《雷峰塔》，明明受了張愛玲中文小說的影響，依然無法達到她的境界。

這倒不是說不能夠翻譯，因為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去看《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譯本，印象很深刻並被徹底打動的是一條叫做卡列寧的狗的死亡，這情感是在情節推演和積累當中慢慢集聚起來的，到了結局就自然成就了一種高潮。這類作品往往細膩入微，能夠深入到一個人內心的自然變化，或重於個人命運的自然起伏。當然，還有一類，也很精彩。類似毛姆那種依靠懸念、傳奇和故事性取勝的寫法。他的作品，有一個個清晰的故事，經由書中人的各種轉述，顯得極其簡單易於理解。至於第三類，該當是《存在與時間》這類哲學書，譯好的標準是準確呈現嚴密的邏輯。

這樣說起來，翻譯想要有好的效果，只以個人的感受來說，原書要麼符合人性，要麼富於智慧，要麼有一個離奇而簡單的故事框架。它們分別帶給人感動、理性和明快，一旦如此，異國他鄉的差異感就算不得什麼障礙了。

話說翻譯

品。從旁人處借鑒來的，即便原作如何好，他如何喜歡，沒有融會貫通到自身，總是彆扭而欠缺神韻的。就像《雷峰塔》，明明受了張愛玲中文小說的影響，依然無法達到她的境界。

這倒不是說不能夠翻譯，因為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去看《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譯本，印象很深刻並被徹底打動的是一條叫做卡列寧的狗的死亡，這情感是在情節推演和積累當中慢慢集聚起來的，到了結局就自然成就了一種高潮。這類作品往往細膩入微，能夠深入到一個人內心的自然變化，或重於個人命運的自然起伏。當然，還有一類，也很精彩。類似毛姆那種依靠懸念、傳奇和故事性取勝的寫法。他的作品，有一個個清晰的故事，經由書中人的各種轉述，顯得極其簡單易於理解。至於第三類，該當是《存在與時間》這類哲學書，譯好的標準是準確呈現嚴密的邏輯。

這樣說起來，翻譯想要有好的效果，只以個人的感受來說，原書要麼符合人性，要麼富於智慧，要麼有一個離奇而簡單的故事框架。它們分別帶給人感動、理性和明快，一旦如此，異國他鄉的差異感就算不得什麼障礙了。

話說翻譯

品。從旁人處借鑒來的，即便原作如何好，他如何喜歡，沒有融會貫通到自身，總是彆扭而欠缺神韻的。就像《雷峰塔》，明明受了張愛玲中文小說的影響，依然無法達到她的境界。

這倒不是說不能夠翻譯，因為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去看《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譯本，印象很深刻並被徹底打動的是一條叫做卡列寧的狗的死亡，這情感是在情節推演和積累當中慢慢集聚起來的，到了結局就自然成就了一種高潮。這類作品往往細膩入微，能夠深入到一個人內心的自然變化，或重於個人命運的自然起伏。當然，還有一類，也很精彩。類似毛姆那種依靠懸念、傳奇和故事性取勝的寫法。他的作品，有一個個清晰的故事，經由書中人的各種轉述，顯得極其簡單易於理解。至於第三類，該當是《存在與時間》這類哲學書，譯好的標準是準確呈現嚴密的邏輯。

這樣說起來，翻譯想要有好的效果，只以個人的感受來說，原書要麼符合人性，要麼富於智慧，要麼有一個離奇而簡單的故事框架。它們分別帶給人感動、理性和明快，一旦如此，異國他鄉的差異感就算不得什麼障礙了。

話說翻譯

品。從旁人處借鑒來的，即便原作如何好，他如何喜歡，沒有融會貫通到自身，總是彆扭而欠缺神韻的。就像《雷峰塔》，明明受了張愛玲中文小說的影響，依然無法達到她的境界。

這倒不是說不能夠翻譯，因為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去看《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譯本，印象很深刻並被徹底打動的是一條叫做卡列寧的狗的死亡，這情感是在情節推演和積累當中慢慢集聚起來的，到了結局就自然成就了一種高潮。這類作品往往細膩入微，能夠深入到一個人內心的自然變化，或重於個人命運的自然起伏。當然，還有一類，也很精彩。類似毛姆那種依靠懸念、傳奇和故事性取勝的寫法。他的作品，有一個個清晰的故事，經由書中人的各種轉述，顯得極其簡單易於理解。至於第三類，該當是《存在與時間》這類哲學書，譯好的標準是準確呈現嚴密的邏輯。

這樣說起來，翻譯想要有好的效果，只以個人的感受來說，原書要麼符合人性，要麼富於智慧，要麼有一個離奇而簡單的故事框架。它們分別帶給人感動、理性和明快，一旦如此，異國他鄉的差異感就算不得什麼障礙了。

話說翻譯

品。從旁人處借鑒來的，即便原作如何好，他如何喜歡，沒有融會貫通到自身，總是彆扭而欠缺神韻的。就像《雷峰塔》，明明受了張愛玲中文小說的影響，依然無法達到她的境界。

這倒不是說不能夠翻譯，因為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去看《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譯本，印象很深刻並被徹底打動的是一條叫做卡列寧的狗的死亡，這情感是在情節推演和積累當中慢慢集聚起來的，到了結局就自然成就了一種高潮。這類作品往往細膩入微，能夠深入到一個人內心的自然變化，或重於個人命運的自然起伏。當然，還有一類，也很精彩。類似毛姆那種依靠懸念、傳奇和故事性取勝的寫法。他的作品，有一個個清晰的故事，經由書中人的各種轉述，顯得極其簡單易於理解。至於第三類，該當是《存在與時間》這類哲學書，譯好的標準是準確呈現嚴密的邏輯。

這樣說起來，翻譯想要有好的效果，只以個人的感受來說，原書要麼符合人性，要麼富於智慧，要麼有一個離奇而簡單的故事框架。它們分別帶給人感動、理性和明快，一旦如此，異國他鄉的差異感就算不得什麼障礙了。

話說翻譯

品。從旁人處借鑒來的，即便原作如何好，他如何喜歡，沒有融會貫通到自身，總是彆扭而欠缺神韻的。就像《雷峰塔》，明明受了張愛玲中文小說的影響，依然無法達到她的境界。

這倒不是說不能夠翻譯，因為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去看《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譯本，印象很深刻並被徹底打動的是一條叫做卡列寧的狗的死亡，這情感是在情節推演和積累當中慢慢集聚起來的，到了結局就自然成就了一種高潮。這類作品往往細膩入微，能夠深入到一個人內心的自然變化，或重於個人命運的自然起伏。當然，還有一類，也很精彩。類似毛姆那種依靠懸念、傳奇和故事性取勝的寫法。他的作品，有一個個清晰的故事，經由書中人的各種轉述，顯得極其簡單易於理解。至於第三類，該當是《存在與時間》這類哲學書，譯好的標準是準確呈現嚴密的邏輯。

這樣說起來，翻譯想要有好的效果，只以個人的感受來說，原書要麼符合人性，要麼富於智慧，要麼有一個離奇而簡單的故事框架。它們分別帶給人感動、理性和明快，一旦如此，異國他鄉的差異感就算不得什麼障礙了。

話說翻譯

品。從旁人處借鑒來的，即便原作如何好，他如何喜歡，沒有融會貫通到自身，總是彆扭而欠缺神韻的。就像《雷峰塔》，明明受了張愛玲中文小說的影響，依然無法達到她的境界。

這倒不是說不能夠翻譯，因為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去看《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譯本，印象很深刻並被徹底打動的是一條叫做卡列寧的狗的死亡，這情感是在情節推演和積累當中慢慢集聚起來的，到了結局就自然成就了一種高潮。這類作品往往細膩入微，能夠深入到一個人內心的自然變化，或重於個人命運的自然起伏。當然，還有一類，也很精彩。類似毛姆那種依靠懸念、傳奇和故事性取勝的寫法。他的作品，有一個個清晰的故事，經由書中人的各種轉述，顯得極其簡單易於理解。至於第三類，該當是《存在與時間》這類哲學書，譯好的標準是準確呈現嚴密的邏輯。

這樣說起來，翻譯想要有好的效果，只以個人的感受來說，原書要麼符合人性，要麼富於智慧，要麼有一個離奇而簡單的故事框架。它們分別帶給人感動、理性和明快，一旦如此，異國他鄉的差異感就算不得什麼障礙了。

話說翻譯

品。從旁人處借鑒來的，即便原作如何好，他如何喜歡，沒有融會貫通到自身，總是彆扭而欠缺神韻的。就像《雷峰塔》，明明受了張愛玲中文小說的影響，依然無法達到她的境界。

這倒不是說不能夠翻譯，因為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去看《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譯本，印象很深刻並被徹底打動的是一條叫做卡列寧的狗的死亡，這情感是在情節推演和積累當中慢慢集聚起來的，到了結局就自然成就了一種高潮。這類作品往往細膩入微，能夠深入到一個人內心的自然變化，或重於個人命運的自然起伏。當然，還有一類，也很精彩。類似毛姆那種依靠懸念、傳奇和故事性取勝的寫法。他的作品，有一個個清晰的故事，經由書中人的各種轉述，顯得極其簡單易於理解。至於第三類，該當是《存在與時間》這類哲學書，譯好的標準是準確呈現嚴密的邏輯。

這樣說起來，翻譯想要有好的效果，只以個人的感受來說，原書要麼符合人性，要麼富於智慧，要麼有一個離奇而簡單的故事框架。它們分別帶給人感動、理性和明快，一旦如此，異國他鄉的差異感就算不得什麼障礙了。

話說翻譯

品。從旁人處借鑒來的，即便原作如何好，他如何喜歡，沒有融會貫通到自身，總是彆扭而欠缺神韻的。就像《雷峰塔》，明明受了張愛玲中文小說的影響，依然無法達到她的境界。

這倒不是說不能夠翻譯，因為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去看《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譯本，印象很深刻並被徹底打動的是一條叫做卡列寧的狗的死亡，這情感是在情節推演和積累當中慢慢集聚起來的，到了結局就自然成就了一種高潮。這類作品往往細膩入微，能夠深入到一個人內心的自然變化，或重於個人命運的自然起伏。當然，還有一類，也很精彩。類似毛姆那種依靠懸念、傳奇和故事性取勝